

印尼孔教28天行记 (五十六)

作者：陈勇



丹格朗的孔庙礼堂

续上期

第二十五天：巴厘岛孔教巡礼
11月27日 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日。早上九点，泗水文庙的宣道活动正式开始。我住的旅馆离文庙有两条街之隔，所以我步行前往。大约有四五十人到场，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热烈。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华人数目众多，还有规模尚可的唐人街，文庙能够维持到现在当属意料之中。除了文庙，泗水北极庙的孔教礼堂也办得有声有色，姚平波夫妇早年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泗水文庙主席周礼岳先生因为有事在身，没有参加今天的宣道活动。我今天要举行一个主题讲座，姚平波先生担任我的翻译。除了成人的周日宣道活动以外，泗水文庙礼堂还有专门为孩子们开办的周日读经班，有自己的教课老师，现在

共有十五个孩子每周参加读经班的活动。今天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要去一家孤儿院慰问那里的儿童，一个很好的公益活动。几十年前泗水文庙还开办有自己的学校，但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被收归国有，直到近年政府才把学校还给文庙，但仍然处于废弃状态，要恢复当年的兴旺恐怕不是易事。

令人称奇的是，泗水文庙有自己的一支规模不小的舞狮队，都是由年龄十几岁的爪哇族和其他土著民族孩子组成，每个孩子都统一身着鲜红的圆口短袖衫，胸口工工整整地印着“文庙”两个楷体的大字，蔚为一道独特的景观。这与中爪哇省的普禾格多福德庙以及梭罗礼堂的三达德公学的情况很相似，都有颇具规模、口碑不错的舞龙舞狮队，但几乎都是由清一色的爪哇族和其他土

著民族孩子组成，几乎没有华人孩子的踪影。我没有机会询问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但可以猜测的是，一方面华人的文化日渐被当地土著民族接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华人家庭传统上注重孩子的教育，因此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而舞龙舞狮这样的体育活动倒是逐渐被荒废了。据泗水的独立学者许重庆先生讲，现在印尼穆斯林家庭在给孩子举行割礼的时候，喜欢邀请华人社区的舞狮队来庆祝，所以舞狮在印尼土著民族中也日渐受到欢迎。这也是印尼华人与土著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

泗水文庙坐落于唐人街旁边一条繁华的大道边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似乎与文庙静谧、安详的气氛有些相悖。当然康有为认为文庙深居陋巷，才建议迁到街边，他可能没料到如今文庙的周围实在是太热闹嘈杂了。即便关上文庙的大门，街上的嘈杂声仍然穿透进来，我很难想象在这里举办宣道活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不过当众多的孔教道亲肃立在文庙大厅里，在嘹亮高亢的电子琴声伴奏下，齐声诵唱《惟德动天》的时候，外面的嘈杂声似乎被自动屏蔽掉了，让人立刻感受到

一种肃穆庄重的氛围。在文庙一位教生讲道以后，我上台主讲发生在2010年底的曲阜教堂事件，姚平波先生把英文翻译成印尼语。现场的听众都表现出浓的兴趣，这个发生在尼山圣地的事件对于印尼孔教信徒来说，可真不是一件小事。有一个年轻女孩问，如果基督教真的要在曲阜修建圣三一教堂，儒教社团为什么不可以再修建一座更高大宏伟的孔庙呢？看似天真可笑的问题，但是却让人认识到中国大陆儒教复兴所面临的艰难局面，不仅儒教社团本身就是一个没影的事儿，即便是佛教、道教的与基督教比起来，也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更遑论其余。

可喜的是，泗水文庙的听众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今天的宣道活动就是完全由几个年轻女孩主持的。姚平波先生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年幼，两个女儿正上初中，已经是礼堂宣道活动的中坚分子。姚氏夫妇开办有一间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各年级，一应俱全。他们的子女都是一直在自己的学校上学，直到最近两个女儿才转学到一间教学质量优良的天主教学校，因为他自己的学校没有更高的年级。两个女孩都能说地道的英

语，同时还在学两三种外语，老大甚至在学习西班牙语，还跟我用西语进行简单的对话，老二则正在学韩语，但两人都几乎不会中文。这也是印尼华人教育的普遍现象，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的设施齐备，质量上乘，许多华人家庭，包括传统孔教家庭，都把子女送到这些学校上学。潜移默化之间，年轻华人一代都加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由于姚平波夫妇都是坚定的孔教信徒，他们坚持让女儿每周都参加文庙的宣道活动，所以他家的孔教传统还在维持着。

宣道活动结束后，所有的道亲都来到礼堂后边的食堂，一起分享简单而又温馨的午餐，这是孔教道亲联络感情、建立纽带的绝佳机会。我因为要搭乘下午四点的航班前往巴厘岛首府登巴萨，便匆匆告别了泗水文庙的道亲们。不巧我一时糊涂，原本订的是鹰航的机票，却错当成了狮航，查询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急得满头大汗。一个月下来，由于一路得到孔教团体的热心照顾，我的印尼语仍然停留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幸好姚平波先生一直陪着我，找到一间咖啡馆上网才找到了原因。